



李常生,东南大学建筑学博士、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、武汉大学文学博士,中国苏轼研究会会员、广东东坡文化研究会会员、海南东坡文化研究会副会长。

苏轼自幼即接触佛道,北宋朝廷当时虽似重道抑佛,然实质并未打压佛教,因此苏轼一生哲学、生活观均脱离不了佛道的相互交织影响。

苏轼第一次至杭州任通判时,经常因公巡游各地,据苏轼诗文记载,似乎江南多佛教寺庙,从润州、常州、无锡、湖州到杭州,常见寺庙与和尚出现在苏轼的文中,道教庙观与道士则罕见。在杭州,苏轼经常去的寺庙,包括了西山的灵隐寺、龙井寺、上

追循苏轼进入开悟境界

李常生

下天竺的诸多寺庙与西湖南边的净慈寺等,而杭州城内亦多寺庙,也是苏轼经常来往的地方。至于苏州的虎丘、报恩寺,常州的太平寺、清凉寺,润州的金山寺、北固山的甘露寺,扬州的大明寺、石塔寺,泗州的僧伽塔等,都是苏轼每过必访之地。

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官至黄州团练副使。初携长子迈前往黄州,暂居佛寺定惠院。然在黄州,给苏轼一生带来巨大影响的佛寺应是安国寺。苏轼《黄州安国寺记》云:“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,有茂林修竹,陂池亭榭。间一二日辄往,焚香默坐,深自省察,则物我相忘,身心皆空,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。一念清静,染污自落,表里翛然,无所附丽。”苏轼《安国寺浴》云:“老来百事懒,身垢犹念浴。衰发不到耳,尚烦月一沐。山城足薪炭,烟雾蒙汤谷。尘垢能几何,翛然脱羈梏。披衣坐小阁,散发临修竹。心困万缘空,身安一床足。岂惟忘净秽,兼以洗荣辱。默归毋多谈,此理观要熟。”

苏轼寓居黄州,常往安国寺净秽、默坐,渐渐修成“心困万缘空,身安一床足”。使得苏轼逐渐悟佛并进入佛境,苏轼原本佛道均喜,自此哲学观偏向于佛,养身观则偏向于道。

在黄州以前,苏轼于各处参访佛寺,均以交友、游玩为主,自黄州后,苏轼参访佛寺,多能与寺僧谈论佛法或者端坐禅定以便自省修心。

元丰七年(1084)四月上旬苏轼离开黄州,顺江下行,转任汝州团练副使,似乎并不需要赶时间,或者大宋朝廷也未规定严格的新官职报到日期。苏轼带领全家大小,边行边游,先至庐山,或将家属安顿于圆通禅院再至筠州与弟辙相处十日;返庐山后,在山中登寻庐山面目。

苏轼返回庐山西侧圆通禅院后,遂至西林寺与东林寺,并在西林寺写下《题西林壁》诗云:“横看成岭侧成峰,远近高低各不同。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另在隔邻东林寺写出《赠东林总长老》诗云:“溪声便是广长舌,山色岂非清净身。夜来八万四千偈,他日如何举似人。”

《题西林壁》诗阐释了人若能跳脱并抛开既有的执着,拉开一段距离,却顾所来径,则立时海阔天空。如果固执地立在此山之中,则无法窥得庐山原(全)貌,自然也看不到身在的处境与心境。面对奇峰突起的人生,需要的是透彻洞识的能力与豁达的功力,方能识得真正的人生况味,

而不致迷失于雾境当中。

《赠东林总长老》诗,依星云法师的阐释:佛陀的音声就在大自然中,生灭潺潺的流水声,就是佛陀出广长舌的音声。青青山岚,就是佛陀清静的身。彻悟佛陀真理的人,可以从一切事相上洞见人生;无论什么声音,只要你用心观照,有所觉悟,那就是佛陀说法的音声。

这两首诗是苏轼最杰出的作品之一,具有十足禅意的哲学观,也清楚地展现了苏轼已经悟佛,深层进入到禅宗的境界,也可以概括地表达了苏轼之后面世的豁达与开朗的处世态度之缘起。自宋代以后,佛教界对此二诗推崇至极。

苏轼在黄州时写《定风波·三月七日》最末一句云:“回首向来萧瑟处,归去,也无风雨也无晴。”此句流传千古,然绍圣四年(1097),苏轼六十二岁,贬居儋州时,撰诗《觉醒》,末句云:“回首向来萧瑟处,也无风雨也无晴。”与《定风波》一词比较,文字概略相同,但涵义实际不同。在黄州时,苏轼悟佛,到儋州时,苏轼已然完全超脱物外,不再向往官位和名利。用佛教的观念而言,已经到达“入佛”的境界。

余追循苏轼一生足迹并研读其于各年代、各地区所撰写的诗文,再观察当时政情、地方风情、所交友人等,隐约得见其一生文风、哲学宗教观和人生观的升华与改变,深入苏轼心灵,得益甚多。

人见人爱苏东坡



李景新,号望坡居士,安徽萧县人。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教授、学报主编、硕士生导师,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,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,中华诗词学会高校工作委员会、书画委员会委员,中国楹联学会会员,海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,海南省苏学研究会副会长。

苏东坡书法之令人喜爱,一如他的为人。

有一天,黄庭坚突然一脸正经地对苏东坡说:“过去王羲之的字被称作‘换鹅书’。听说近来韩宗儒每得到您的一字,就拿去姚殿帅家换十几斤羊肉。今后可以把您的书法称作‘换羊书’了。”还没说完,二人忍不住大笑起来。又一天,韩宗儒想吃羊肉了,连写几封信派仆人送给苏东坡,意图得到东坡的回信,好拿去换羊肉。但是那天东坡在翰林院公务特别繁忙,回头看到还在焦急等待的

东坡书法：充满着漫不经心的美感

李景新

来人,笑着说:“请传我的话,今天不宰羊。”

这则记录在《侯鯖录》中的“断屠”故事,令人捧腹,也表现出东坡书法是多么珍贵。

苏东坡在岭南度过六年的贬谪生活,北归途中抵达虔州,恰遇流行病发作。他老人家每天背着药囊行走在城乡之间,见有病人,即发药施方。这下可给苏公的粉丝们提供了绝好的机会。《春渚纪闻》载:“有欲得公墨妙者,必预探公行游之所,多设佳纸,于纸尾书记名氏,堆积案间,拱立以俟。公见即笑视,略无所问,纵笔挥染,随纸付人。至日暮笔倦或案纸尚多,即笑,语之曰:‘日暮矣,恐小书不能竟纸,或欲斋名及佛偈者幸见语也。’及归,人人厌满,欣跃而散。”

看得出,人们是多么渴望获得苏东坡的墨宝,而东坡一点大书法家的架子都没有,随和亲切,令普通人在不知不觉间获得满足。

提到宋代书法,必不可少说说“四大家”,因为他们代表着宋代书法的最高成就。提到东坡书法,也必不可少说说“四大家”,因为苏东坡排在第一位。

其他三家中,蔡襄辈分最长,苏东坡对他推崇备至,认为他“天资既高,积学深至,心手相应,变态无穷,遂为本朝第一”。虽则如此,后人还

是把他排在了四大家的最后一位。

米芾(元章)书名极高,苏东坡称他的书法“超逸入神”,后来的董其昌认为他的书法堪称“宋朝第一,毕竟出于东坡之上”。米芾自己可不这么认为,他虽以疯癫自负著称,在东坡先生面前却不免心虚。《京口耆旧》载:“坡归自岭外,与客游金山。有请坡题名者。坡云:‘有元章在’。米云:‘某尝北面端明(东坡),某不敢。’坡抚其背云:‘今则青出于蓝矣。’”米芾一直渴望入东坡门下,但可能因为他太过癫狂,东坡一直未置可否。如果《京口耆旧》所记为实,那么东坡此时好像是默认这位门生了。

但是“苏门四学士”“苏门六君子”中并没有米芾。四大书家中,米芾排在了黄庭坚之后。

宋代文坛上“苏黄”并称,那是因为黄庭坚为江西诗派的领袖,江西君子为了推崇黄庭坚而将他与苏东坡相并列,实则并非黄庭坚本意。一本书上记载:黄庭坚晚年一直在家里悬挂东坡像,每天早晨起来,一定要穿戴整齐,焚香行礼,极为恭敬。有人问他,大家都认为您与苏东坡不相上下,您怎么看?只见他马上离开坐席,很惶恐地说,我黄庭坚平生仰望东坡先生,不过是先生的门弟子而已,怎敢失其秩序!

评东坡书法者多矣,而黄庭坚的评价意味最为深长:“笔圆而韵胜,挟

以文章妙天下,忠义贯日月之气,本朝善书,自当推为第一。”

黄山谷一再说东坡书法以韵胜,而今人多认为东坡书尚意。东坡自谓“我书意造本无法,点画信手烦推求”“天真烂漫是我师”,是的,他写字一如他写诗,总能达到“无意于佳乃佳”的艺术境界。

他在将要离开黄州时的一个宴席上,一位叫李琪的漂亮姑娘想得到东坡先生的墨宝。他让她研墨,提笔在他的披风上写下两句诗:“东坡七年黄州住,何事无言及李琪。”然后扔下毛笔,继续与人们谈笑饮酒。大家都觉得这两句诗平淡无奇,又未终篇,打算撤去笔墨纸砚。李琪向前敬酒,提醒他没有写完。“哦,我差点忘了”,他即刻提笔写出后两句:“却似西川杜工部,海棠虽好不留诗。”大家愕然,李琪姑娘露出灿烂的笑容。

林语堂十分佩服这首诗,说诗照例充满他漫不经心的美感,微妙地恭维这个少女,李琪因此变成文学上不朽的人物。而我的脑际一直浮现当时苏东坡笔墨挥洒的情景,姑娘披肩上的墨迹是那么自然而惊艳,充满着漫不经心的美感。

是的,漫不经心而达于完美,这正是其他人所难以企及之处。东坡书法完全是真才真性真情真意真韵的流露,人见人爱,又岂足怪哉!